



战略与安全

SECURITY & STRATEGY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ND STRATEGY
TSINGHUA UNIVERSITY



CISS 海外信息专报

(2023 年 9 月 29 日-10 月 6 日)

1、《外交事务》：欧盟扩大的前景与风险

9 月 28 日，《外交事务》官网刊发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联合主席、瑞典前首相和前外长卡尔·比尔特（Carl Bildt）的文章《欧盟扩大的前景与风险》。文章指出，欧盟必须吸纳乌克兰，但这一过程并不简单。当下欧盟的扩大比过去六十年来欧洲一体化的每个阶段都更具变革性，它把一个常年冲突不断的大陆变成了世界上最繁荣的地区之一。欧盟的扩大不总是坦途，最大的挫折当属西巴尔干国家，这些国家的入盟进程因双边争端与缺乏改革意愿而止步不前。但是，俄乌冲突改变了一切，欧盟准备掀起新一轮的扩张浪潮，首先是与摩尔多瓦和乌克兰进行入盟谈判。近二十年来，乌克兰一直试图推开欧盟的大门；2008 年格鲁吉亚危机以来，乌克兰愈发接近欧盟；2022 年 6 月，欧盟决定授予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候选国地位。然而，入盟面临如下挑战：欧盟需要安抚受冷落的西巴尔干国家；需要处理欧盟内部机构改革的辩论；改革凝聚力基金以防止既得利益国与新成员国之间的冲突；部分成员国（如匈牙利）的反对；部分成员国国内大选带来的不确定性等。两国的加入将是欧盟迄今为止最具挑战性的

任务。对乌克兰来说，加入欧盟不仅事关稳定，也与未来繁荣密切相关；对欧洲而言，将摩尔多瓦和乌克兰纳入欧盟对于稳定欧洲大陆的东部至关重要，也将保护整个欧洲的和平。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europe/promise-and-peril-eu-expansion?utm_medium=newsletters&utm_source=twofa&utm_campaign=The%20Promise%20and%20Peril%20of%20EU%20Expansion&utm_content=20230929&utm_term=FA%20This%20Week%20-%20112017

编译：黄辉平

2、《外交事务》：沙特-以色列协议意味着什么？

10月2日，《外交事务》刊登了前美国驻以色列大使和美国以巴谈判特使马丁·英迪克（Martin Indyk）等人的文章《沙特-以色列协议意味着什么》。文章首先指出，沙特阿拉伯和伊朗几十年来一直存在分歧。尽管中国在2023年初帮助促成两国恢复外交关系，但他们仍然是中东权力的竞争对手。沙特阿拉伯希望与美国尽可能达成接近共同防御条约的协议，授予美国在该国驻扎军事力量的权利，以换取美国的保卫承诺。作者指出，这笔交易可以对冲中国在中东地区不断上升的影响力。这将有助于以色列这个关键盟友与邻国融合，并加强反伊朗联盟，其中美国将发挥核心作用。如果沙特得到安全保障，两国之间一直紧张的关系将大大改善，并可能会使美国对沙特的石油生产产生更大的影响。对于美国

总统拜登来说，完成协议将是他 2024 年竞选连任的一项重大外交政策成就。参与谈判的官员表示，必须在明年春天之前达成协议，否则国会共和党成员将不愿意支持总统斡旋的任何协议。文章最后指出，对于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来说，协议还可能削弱伊朗在约旦河西岸的影响力，并可能使得沙特为其提供大量财政援助。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middle-east/what-saudi-israeli-deal-could-mean-palestinians>

编译：张瑞勇

3、兰德公司：朝鲜和中国并不是西方认为的盟友

9月27日，兰德公司网站刊登帕迪·兰德研究生院教授布鲁斯·W·贝内特 (Bruce W. Bennett) 的文章《朝鲜和中国并不是西方认为的盟友》。文章指出，西方习惯于将中朝视为盟友，但中朝在核武器问题上存在不少摩擦，西方可以利用这类摩擦破坏俄中朝走向更紧密的三边伙伴关系。2017年金正恩计划进行洲际弹道导弹 (ICMB) 试验，中国担心朝鲜这一不负责任的行为可能导致美朝冲突加剧，威胁到东北亚地区稳定，于是呼吁各方保持克制。导弹发射后，中国根据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切断朝鲜对华煤炭出口，朝鲜表示了强烈不满，决定向日本发射飞毛腿导弹，进一步升级局势。这表明朝鲜不仅有能力威胁日本，而且足以威胁中国的北方地区。随着朝鲜持续进行导弹试射，中朝经过多轮互相谴责，

最终平息此次矛盾。文章最后得出结论，朝鲜不断增长的核能力与持续的挑衅行为已然对东北亚地区构成生存威胁，因此中国出于维护地区安全的目的，不能排除其同朝鲜发生摩擦的可能性。

<https://www.rand.org/blog/2023/09/north-korea-and-china-arent-the-allies-you-think-they.html>

编译：何秉轩

4、《报业辛迪加》：多边主义的未来在非洲

9月29日，前联合国副秘书长和联合国基金会联合主席、现任开放社会基金会主席马克·马洛赫·布朗（Mark Malloch-Brown）在《报业辛迪加》网站发表文章《多边主义的未来在非洲》。文章指出，当今国际社会缺乏可以达成共识的共同价值观，国际秩序日益支离破碎，多边主义面临巨大挑战。为深入了解全世界人民对此的关切和希望，开放社会基金会开展了一项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全球民意调查，调查了来自三十个国家的三万六千多人。调查表明，当今全球治理体系中明显缺乏统一的价值观和目标，但世界各地人民仍对民主抱有信心，希望民主能切实改善自己的生活。而在调查的三十个国家中，非洲国家的数据尤其引人注目。非洲国家的受访者表达了对不安全感和不公平感更为强烈的情绪，也最担心气候变化对其生活造成的负面影响。在最担心政治动荡会在未来一年内导致暴力的五个国家中，有四

个在非洲：肯尼亚、南非、尼日利亚和塞内加尔。调查还发现，非洲大陆受访者更加强烈地认同全球变革的必要性，更赞同各国应为难民开辟更多安全、合法的通道，许多非洲受访者主张让低收入国家在全球决策中拥有更大的发言权等。文章最后指出，改革全球治理结构和国际金融架构、可持续发展进行大规模的新投资等必要的解决方案更容易被非洲人接受，非洲人民更希望通过有效的国际解决方案来解决生活中的紧迫问题。非洲将会是多边主义的未来所在。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survey-shows-most-people-still-want-to-live-in-democratic-countries-by-mark-m-alloch-brown-2023-09>

编译：李佳骏

5、《经济学人》：斯洛伐克再次赢得亲俄民粹主义

10月1日，《经济学人》网站刊登文章《斯洛伐克再次赢得亲俄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文章指出，如果亲俄的罗伯特·菲科组建政府，那么斯洛伐克将在欧盟中处于尴尬地位。曾两次担任斯洛伐克总理的罗伯特·菲科在9月30日的大选中获胜，在组建政府中取得有利地位，预计他将会与一个亲俄的极右翼政党联合，这会使得斯洛伐克的欧洲盟友感到不安。菲科前亲信表示，菲科重新掌权的目的是为了逃避腐败官司，并且菲科也不期待乌克兰问题有任何好的发展，他只是个玩弄民族主义的实用主义者。此外，菲科领导的新

政府有望在欧盟和北约中与匈牙利欧尔班亲俄的民族主义结盟，并停止往乌克兰运送武器。但是现实政治意味着斯洛伐克不能疏远欧盟和北约。如果菲科任命前外交部长米洛斯拉夫·拉查克担任旧职，就表明他不想偏离欧洲主流太远。民意调查显示，支持菲科的选民和持亲俄观点的选民往往年龄较大，受教育程度较低。大部分斯洛伐克人认为是西方挑衅了俄罗斯，是美国为了从中获利而将斯洛伐克拖入与俄罗斯战争。斯洛伐克人这一观念的形成源于 19 世纪的泛斯拉夫思想——将俄罗斯视为保护者，认为自身在俄罗斯这样的大国面前是无能为力的。斯洛伐克人不应该与俄罗斯人作战，否则布拉迪斯拉发和布拉格就会变成废墟。

<https://www.economist.com/europe/2023/10/01/slovakia-gives-pro-russian-populist-nationalism-another-win>

编译：刘楠

6、CFR：治理人工智能

10月3日，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网站（CFR）刊登了其数字和网络空间研究员凯特·达菲（Kat Duffy）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与谷歌全球事务总裁肯特·沃克（Kent Walker）和人权组织负责人有关人工智能和人权的对话文章《治理人工智能》。沃克举例说明了谷歌如何利用人工智能为社会福祉、语言保护、数据共享等领域做出贡献。针对人工智能的透明度和问责问题，他表示谷歌正在努力开发更好的方法来理解

模型的运作。他还提到了谷歌在《欧洲数字服务法案》框架的内部风险管理和审计实践，以及向研究者提供更多数据的举措。在人工智能的治理和规范方面，沃克支持建立新的监管模式，并指出谷歌已经签署了自愿承诺并在 2018 年发布了人工智能原则。他认为民主国家应该在制定基本社会规范方面发挥领导作用，并提倡建立中心辐射模型，让不同行业的监管者能够根据应用的目的和影响制定相应的标准，避免滥用。面对人工智能虚假内容，沃克强调合作需要跨部门和政府，并以国际人权标准为指导。他还提到了一些多方利益相关者机构，如全球网络倡议和前沿模型论坛，以促进全球治理合作。

<https://www.cfr.org/blog/governing-artificial-intelligence-conversation-kent-walker>

编译：刘嘉雯

7、Politico：2023 年人工智能与技术峰会的讨论要点

9 月 27 日，美国《政客》（Politico）杂志网站刊登其科技编辑丹妮拉·切斯洛（Daniella Cheslow）的文章《Politico 2023 年人工智能与技术峰会的要点》。文章指出，第一，人工智能的国家风险与机遇计算仍然非常困难。人工智能可能被用于深度伪造、制造虚假信息或生成恶意软件，增加网络安全风险。第二，立法者承认他们距离实现全面监管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他们面临着建立新机构或授权现有监管机构的

选择，并迫切需要提高立法效率以适应新兴技术的快速发展。此外，政府可能面临停摆的问题，这也分散了对制定人工智能法律的关注。立法者的年龄偏大也是人工智能监管的挑战之一，因为他们需要理解和应对快速发展的技术。第三，在人工智能监管中，政府机构发挥着重要作用。联邦贸易委员会将采取行动来应对从事反竞争行为的企业，强调人工智能并未有法律豁免权。然而，政府机构也面临资源不足和知识储备的挑战。一些专家认为，基于人工智能应用而不是对底层模型进行许可的机构模式可能是一种实际的监管方式。第四，拜登政府目前寄望于企业的自我管理，并依赖行业参与者的积极参与来制定监管政策。美国副国家安全顾问安妮·诺伯格（Anne Neuberger）对一些公司做出的管理人工智能风险的自愿承诺表示赞赏，并对该技术持乐观态度。她表示，白宫正在拟议一项行政令，以确保人工智能不增加偏见或危害国家安全。一些技术专家强调，行业需要共同制定关于模型访问的规范和最佳实践。他们认为，尽管人工智能存在问题，但如果放弃这项技术，将会严重损失其巨大潜力。

<https://www.politico.com/news/2023/09/27/key-takeaways-from-politicos-2023-ai-tech-summit-00118555>

编译：石佳怡

8、布鲁金斯学会：生成式人工智能“中心化”趋势明显

10月2日，布鲁金斯学会网站刊登其高级研究员马克·穆

罗（Mark Muro）与高级经济学家朱利安·雅各布斯（Julian Jacobs）的文章《如果不进行干预，生成式人工智能工作将继续聚集在同一个大型科技中心》。布鲁金斯学会和其他机构的研究表明，数字技术的赢家通吃的动态以及人工智能本身的机制都会阻碍“去中心化”。布鲁金斯学会 2023 年 7 月份报告发现，过去 11 个月中近一半的生成式 AI 职位招聘信息集中在六个沿海大都市区：旧金山、圣何塞、加利福尼亚州、纽约、洛杉矶、波士顿和西雅图。人工智能似乎正在沿着与以前的数字服务相同的高度集群化路径发展，其驱动力是对现有专业知识和人才的深层需求。文章认为，国家、州与行业应进行积极干预，以促进更具包容性的人工智能发展模式。干预行动应以增加地方为导向的措施为核心，提高人工智能创新关键投入的可用性，并在数十个有前景的地区（而不仅仅是少数地区）进行商业应用。此外，联邦政府应建设拟议的国家人工智能研究资源（NAIRR），这将使对一系列基本数据和计算资源的访问民主化。

<https://www.brookings.edu/articles/new-data-shows-that-without-intervention-generative-ai-jobs-will-continue-to-cluster-in-the-same-big-tech-hubs/>

编译：和怡然

9、《政策选项》：人工智能伦理亟需法律规范

9 月 27 日，加拿大杂志《政策选项》官网刊登麦吉尔大

学教授乔斯林·麦克卢尔（Jocelyn Maclure）与博士生亚历克西斯·莫林-马特尔（Alexis Morin-Martel）所撰评论文章《人工智能伦理亟需法律规范》。文章认为，各科技巨头在人工智能伦理法律缺位期间进行了大量开发，使得当前人工智能系统存在巨大风险，加拿大与各国政府必须尽快出台人工智能伦理法律以缓解风险。首先，文章指出在过去五年中，主要人工智能公司采用了近百个不同的人工智能道德准则。这些准则虽然普遍包括公平、问责、透明、尊重人类自主权和隐私等关键词，但彼此互不通用且不具备强制性，几乎未能对人工智能的开发进行规制。其次，上述原则关键词过于抽象与模糊，缺乏转化为实践应用的具体规范，概念的抽象性也使其难以定义。作者认为，应参考医学对道德义务的解释方式，将一般和具体相联系，进行更加精确与具象的界定，并由专门部门和法律进行指导，最终促成抽象概念落地。最后，抽象的伦理原则可能成为科技巨头不法行为的挡箭牌。许多科技巨头制定伦理原则并非旨在限制其行为，而是为美化自身形象，并让公众认为不需要单独立法以监管人工智能，进而为自身不法操作创造空间。

<https://policyoptions.irpp.org/magazines/september-2023/ethics-law-ai/>

编译：高隆绪

10、RSIS：人工智能治理可从核技术监管汲取经验

9月21日，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关系学院（The S. Rajaratnam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RSIS）网站刊登该机构研究员卡里尔·金·萨贡·特拉哈诺（Karryl Kim Sagun Trajano）的评论文章《人工智能治理：数十年核技术监管的经验》。文章指出，人工智能治理可从国际社会对核技术的监管中汲取经验，包括如何平衡技术的管控与和平使用。目前一些专家与政策制定者呼吁，国际社会应建立一个与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相当的国际机构监管人工智能发展。作者认为，不同于初期仅用于军事用途，被严格保密、控制的核技术，人工智能在被普遍使用的同时，相关安全风险也在闭门与公开的会议中被充分地讨论，这或将避免核技术监管漫长与曲折的道路。文章总结了三点人工智能治理可以从核技术监管中借鉴的经验：第一，建立一个统合的国际机构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的和平使用，并协调地区间不同的监管计划与规则；第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信息共享有助于推动人工智能治理；第三，国际机构的赋能活动有助于缩小技术先进国家与落后国家之间的人工智能鸿沟。此外，文章指出与核武器相比，匿名的人工智能攻击很难被识别捕捉，人工智能的威胁将更加隐蔽。

<https://www.rsis.edu.sg/rsis-publication/cens/artificial-intelligence-governance-lessons-from-decades-of-nuclear-regulation/>

编译：赵金钰

11、《华尔街邮报》：推进人工智能监管，联合国面临多重挑战

9月29日，《华尔街邮报》刊登记者亚当·泰勒（Adam Taylor）的文章《联合国真能监管人工智能的力量和危险吗》，分析了联合国在推进人工智能监管方面所面临的各种挑战。文章表示，一年来，人工智能的跨越式发展引起各方关注，世界正期待人工智能版本的“奥本海默时刻”，但当事主角之一的联合国在半个多世纪后却面临更为复杂的局面。首先，核治理的成果并不理想，俄乌冲突引发的核紧张局势加剧，令人质疑“支离破碎”的联合国是否能履行其职责。而联合国系统内也出现分歧，一些人认为原子能机构的模式不适用于保障数字化技术的安全，需要采用其他模式，还有一些人则认为根本没必要设立新机构。其次，不同于核能，人工智能本身具有很大不确定性，其威胁人类的可能途径也尚且未知，对其进行监管相较于核能更为复杂。再次，私人企业的主导地位给人工智能治理带来挑战。一方面，科技公司可能表面上声称支持监管，但实际上并不愿意将人工智能的控制权上交，而是设法掌握或影响监管机构来维护自身利益。另一方面，这些一夜之间诞生的价值数万亿美元的公司也会导致贫富差距加大，给世界带来更多不稳定因素。最后，联合国在应对人工智能挑战时，还必须处理传统地缘政治问题所导致的分歧。此外，人工智能也正在成为发达国家与“全球南方”之间的又一分歧领域。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2023/09/29/ai-artificial-intelligence-united-nations-regulation-iaea/>

编译：李一磊

12、Politico：美国总统候选人对人工智能的看法

9月21日，美国《政客》（Politico）杂志网站刊登记者德里克·罗伯森（Derek Robertson）的文章《总统候选人对人工智能的看法》。文章整理了2024年六位美国总统候选人关于人工智能的表态，目前仅有威尔·赫德（Will Hurd）对人工智能发布了公开政策声明，其他候选人均未将人工智能作为政策问题列入其竞选网站页面。在赫德的政策声明中，他敦促对人工智能进行管制、对企业许可严格授权，并在专业领域内的教育加大投资等，以确保美在人工智能领域保持领先地位并避免人工智能的潜在危害。作为前总统，特朗普在任期内成立了人工智能特别委员会，通过总统行政令的方式要求各机构投资人工智能产品与研究，并创建了与私营企业共享数据的伙伴关系。为保持灵活性，佛罗里达州州长罗恩·德桑蒂斯（Ron DeSantis）目前并未公开完整的人工智能政策，但从既有访谈中，他表达了对监管和限制竞争的谨慎。其他总统候选人维维克·拉马斯瓦米（Vivek Ramaswamy）、蒂姆·斯科特（Tim Scott）与迈克·彭斯（Mike Pence）目前均未对人工智能政策作出详细回应。值得注意的是，在与特朗普竞争中，德桑蒂斯的竞选团队已在使用人工智能生成的

音频、图片达成自身政治目标。

<https://www.politico.com/newsletters/digital-future-daily/2023/09/21/what-the-presidential-candidates-think-about-ai-00117465>

编译：赵金钰

13、《华盛顿邮报》：人工智能在新闻行业的应用仍需时日

9月22日，《华盛顿邮报》在官网刊登其记者保罗·法希(Paul Farhi)所撰评论文章《人工智能可能是新闻的未来，但目前只是一种尴尬》。文章认为，虽然生成式人工智能有潜力独立生成新闻报道以颠覆行业生态，但目前为止，人工智能在新闻行业的表现不尽人意。首先，人工智能缺乏鉴定内容真实性的能力。其无法像人类一样通过专家与可靠信源验证消息，损害了新闻报道的可信度，也让人工智能成为虚假消息的“传声筒”与“扩音器”。其次，人工智能难以理解人类文化与语境背景的细微差别。如在微软使用 AI 生成的一篇有关渥太华旅游的文章中，其错误地将一家当地银行当做发放临期食品的银行，甚至建议游客“空腹前往”。最后，人工智能在新闻行业的应用无助于减少成本。虽然人工智能的应用可以使雇主裁掉一些初级记者岗位，但人工智能也带来了其他成本，如需要更多编辑和审校人员以确保内容准确性、需要更多合规人员确保人工智能程序符合监管标准、需要更多编程人员来维护和更新程序等。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style/media/2023/09/22/ai-ne>

ws-reporting-mistakes/

编译：高隆绪

14、《国家利益》：美国对人工智能战争下赌注

9月23日，美国《国家利益》网站刊登巴基斯坦智库战略愿景研究所（SVI）研究员沙扬·哈桑·贾米（Shayan Hassan Jamy）的文章《华盛顿对人工智能战争的赌注》。文章指出，未来战争将由数据驱动和 AI 赋能，中美目前正处于在全球人工智能的技术竞争中。历史上，技术进步通常转化为军事实力。美国副国防部长凯瑟琳·希克斯在今年8月28日的演讲中宣布了“复制器倡议”（Replicator Initiative），旨在快速开发和部署大量低成本的无人机和自主系统，以对抗中国在平台和人员部署方面的优势。同时，由于美国的全球技术领导地位，自主系统也可能会扩散到美盟友和战略伙伴中以维护军事平衡。然而，人工智能规范与监管的问题将是未来争议焦点。从美对华的战略角度分析，中国被视为美国的主要挑战者，并利用全域可损耗的自主系统（ADA2）来对抗中国反介入、区域拒止系统（A2AD）。反观中国对人工智能军事应用方面的计划则相对保密。文章得出结论，未来战争将是快速进行，且人类战斗员将与许多自主系统一起作战，将人工智能纳入军队只是时间问题。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blog/techland/washington%E2%80%99s-bet-ai-warfare-206826>

编译：刘嘉雯

15、《外交学人》：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导地位可以塑造 21 世纪的全球秩序

9 月 22 日，《外交学人》网站刊登了瓦德瓦尼人工智能和先进技术中心（Wadhvani Center for AI and Advanced Technologies）、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高级研究员迈克尔·弗兰克（Michael Frank）的文章《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导地位可以塑造 21 世纪的全球秩序》。文章指出，美国不应依靠贸易来吸引合作伙伴，美国的外交政策应集中在人工智能领域。文章首先回顾了美国如何在冷战时期建立国际秩序。美国凭借战后卓越的经济地位将其安全利益强加于其他想要进入美国市场的国家，但如今其经济地位已不足以吸引潜在的战略合作伙伴。一方面，中国的经济规模已接近美国的 70%，远超冷战时期苏联的 46%；另一方面，贸易自由化已经逐渐衰落。但美国开发了一个新的主导领域——人工智能。美国的外交政策应该植根于这种领先优势，将外交叙事从陈旧的贸易模式转向人工智能，这对美国的利益至关重要。美国应考虑如何加强这一优势，并和其他国家积极合作。文章认为，目前美国对人工智能硬件的全面出口管制具有局限性，应将其扩大到更广泛的人工智能经济，而这一经济依赖于美国主导的研究和工具。文章提出了五个短期重要目标，包括与欧盟实现战略一致、解决战略合作伙伴数据

本地化的问题、建立双边和多边对话、扩大军民两用人工智能出口管制至 APIs（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s）、产品和服务，以及降低人工智能风险和危害。文章认为，正确的安全与经济合作对于塑造全球秩序至关重要，这与冷战时期美国的战略举措一样，可以为未来几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基础。

<https://www.aspistrategist.org.au/walking-the-artificial-intelligence-and-national-security-tightrope/>

编译：李一磊

16、美国卡托研究所：人工智能在选举中的应用

9月27日，美国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网站刊登了其技术政策研究员詹妮弗·赫德尔斯顿（Jennifer Huddleston）的文章《人工智能和我们选举的未来》。文章表示，政策制定者应认识到，AI本身只是一种工具，任何工具都可以用于有益或破坏目的。政策制定者不应急于制定新规，而应研究现有规定是否涵盖其关注点。此外，在选举广告等问题上，政策制定者还必须考虑监管可能对言论自由等产生影响。在美国最近几次选举中，人们对误导信息、错误信息愈发担忧。但目前人们不应假定人工智能在所有选举广告中都意味着操纵或欺诈。在选举广告中，人工智能技术也有有益且非操纵性的应用。目前，已有部分公司出台细化应用规则，谷歌本月初就已微调政策，要求在政治广告中披露AI具

体使用情形。不同平台在这类披露细节上可能达成不同细节，随着理解不断更新，最佳实践和通用规范将比下发法规更快地随之演化与调整。

<https://www.cato.org/testimony/ai-future-our-elections>

编译：和怡然

17、CSIS：新兴技术成本及复杂性的降低威胁美国国家安全

9月19日，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发布了瓦德瓦尼人工智能和先进技术中心主任格雷戈里·C·艾伦（Gregory C. Allen）在参议院国土安全和政府事务小组委员会作证的证词。文章指出，许多技术能力的成本和复杂性已经显著下降，这使得非国家行为者也能够利用这些能力来威胁美国的安全。人工智能系统越来越强大和普遍，其可靠性和安全性仍存在问题。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使得高质量媒体的制作成本降低，同时也降低了深度伪造的门槛。深度伪造技术能够生成逼真的虚假图像、视频和音频，甚至可以欺骗经过训练的专业人士。这种技术在网络犯罪和虚假信息应用中越来越突出，对社会和国家安全构成了威胁。为了降低风险并推动人工智能发展，政府需要平衡监管和应用场景，并制定更广泛的法规来确保人工智能的安全性。政府需要制定适用于不同领域和级别的人工智能模型的法规，并加强对云计算公司等相关企业的监管，以确保其了解客户需求并提供安全的人工智能解决方案。在证词中，格雷戈里·C·艾伦呼吁

美国政府加速在可能产生积极影响的领域采用这些新兴技术，并在其他领域加强监管机制以保证国家安全。

<https://www.csis.org/analysis/advanced-technology-examining-threats-national-security>

编译：石佳怡

编译：刘嘉雯、石佳怡、赵金钰、和怡然、高隆绪、李一磊、李佳骏、刘楠、何秉轩、黄辉平、张瑞勇

审核：张丁、郑乐锋、姚锦祥、苏艳婷